

雲巖便舉起了拂塵說：

「你聽到嗎？」

洞山回答：

「聽不到。」

雲巖便說：

「我說法，你都聽不到，更何況無情說的法呢？」

洞山又問：

「無情說法，出自何典？」

雲巖回答說：

「彌陀經中不是說：“水鳥樹林，悉皆念佛念法”嗎？」

聽了這話，洞山恍然大悟，便作了首偈子說：

「也大奇，也大奇，
無情說法不思議，

若將耳聽終難會，
眼處聞聲方得知。」

凌雲不才，狗尾續貂，以偈解，偈曰：

「無情最是場與氣，（註）

洞山說法不希奇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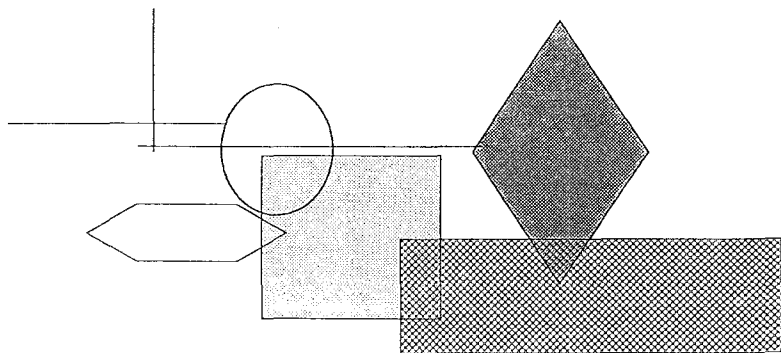
聲色本來一場空，

迷悟祇在有無中」。

這是氣，也是禪，信不信，全看施主參化，南無阿彌陀佛。

（註）「場與氣」，亦可狹解為：情場，戰場，賭場，酒色財氣。對嗜此不疲者，上偈不啻當頭棒喝。

凌雲寫於交大九龍村



南非共和國訪問記（一）

■ 梁國華（鐵管 33）

目錄

• 南非觀察紀事

- 南非航空機上
- 約翰尼斯堡 —— 金礦城、黑人土風舞
- 太陽城 —— 遊樂中心、野生動物保護區
- 普利托里亞 —— 鑽石礦場、國家公墓
- 開普敦 —— 桌子山、好望角、海豹島
- 奧次頌 —— 甘果洞、駝鳥城
- 德爾班 —— 祖魯地、野生動物保護區

• 南非共和國史地之探討

- 南非建國史 —— 英荷兩國移民爭戰數十年
- 南非現代史 —— 英種族與人口、國防與外交
- 南非地理 —— 氣候乾旱、土壤貧瘠、礦產豐富

• 結論 —— 南非屬於開發中國家

南非共和國是非洲最大的國家，其國民生產額占非洲大陸的百分廿五，工業生產占百分之四十，礦業生產占百分之四十五，鑽石與黃金之產量，更為世界之最。其戰略地位，對歐洲西方世界各國，尤為重要。好望角控制著東西方世界之間的重要海路，西方大部份之石油供應，均沿此海路輸送。南非始終是一個堅強的反共國家，與我國有深厚之友誼。去（七十七）年秋季，有南非之旅，今將觀察所得，分兩方面介紹如下：第一為觀察記事、第二為南非史地之探討，敬請學者專家賜予指教！

南非觀察紀事

一、南非航空機上

南非航空公司班機，是台北直飛南非約翰尼斯堡，中途經模里西斯小島國加油

、停留一小時，繼續飛行。台北到模里西斯，航程十小時，橫渡印度洋。再續飛四小時，即到南非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。八月廿九日晚九時自台北桃園國際機場起飛，時差六小時整，卅日晨七時到達約翰尼斯堡，過了一個長夜。

機上座位，前後距離，比其他航機稍小數寸，與兩年前赴澳紐旅遊所乘澳航機種相同，最易疲勞。但在回台的非航機上座位，已與一般航機相同，蓋機種新舊之差別。超大越洋機內，無一空位，全部塞滿，三分之二，均為國人，不盡嘆中斐關係之密切焉。回憶美國各航空公司、凡自日本東京起飛，直達美國的班機上，均配有日籍空中小姐，且機上發言，亦用英、日兩種語言，深明南非航空，對中斐航線客機中，亦應有所改良。

二、約翰尼斯堡 (JOHANNESBURG)

約翰尼斯堡，是南非的第一大城，也是工、商業和交通的中心。市內高樓大廈林立，也是非洲大陸最現代化的都市，足以媲美北美洲的舊金山、紐約。他的位置在南非東北部、中央白水嶺的高原上，海拔約兩千公尺、人口兩百多萬，其中四分之三，為黑人，華僑約四、五千人。南非開發最早的，是南端好望角的開普頓城 (CAPETOWN)。

大約百年前，這裡只是一個由非洲黑人土著盤踞的荒涼原野，後來發現金礦，在一八八七年以後（光緒十七年），就變成了歐洲白人的採金營地，由於此地氣候溫和，冬暖夏涼，空氣乾爽，適合居住，在短短的數十年中，就變成世界文明大都市之一。所宿之旅館名 JOHANNESBURG SUN HOTEL，是五十層高的大樓，屬五星級建築，設備的優點完善，毫不遜歐美五星級旅社，或尤過之，所謂後來居上也。

金礦城。在約翰尼斯堡郊區，採礦及冶金之一切設備，全部保留，供人參觀。乘電纜吊車深入地下兩百公尺看黃金礦坑道，及開採實況，運輸情形，坑道長達十數公里，坑內燈光、通風設備完善，參觀人員均須配帶保險帽，以策安全。另有冶金工廠，表演鍊金、鑄金等情形。目前此礦坑已停止開採，專政觀光之用。城內有兒童遊樂場，商店、飯店，黑人土風舞表演場所，黑人男女數十人聯合演出，中外觀光客大飽眼福。

三、太陽城 (SUN CITY)

太陽城，屬於波布那家邦國 (BOPHUTHA TSWANA) 在約翰尼斯堡西北約三百公里，是一個新興的遊樂中心，設備富麗堂皇，各種娛樂設備，如水上運動，泛舟

、戲水、打網球或高爾夫球，以達旅遊休閒之最高享受，並有豪華賭場，晚間且有全非最著名的歌舞表演。有如小型之美國西部著名之賭城拉斯維加，其夜總會之歌舞表演，在舞台設備、燈光配合、美女如雲，精彩演出、似已超過拉斯加者。

波布那黑人小國，號稱獨立，但未被國際承認，地瘠民窮，全賴些遊樂中心，賭場稅收，為其政府之財源。因為南非政府禁賭，此黑人小國開放賭博，經營者為白人，遊樂者亦為白人，波布那黑人首長（自稱國王）坐收漁利。不盡嘆人類好賭成性，不分種族國家焉。

野生動物保護區。新興的娛樂中心（賭城）即在保護區邊緣，保護區範圍甚大，約五百平方公里，屬於丘嶺黃沙石地帶、無高大樹木、全為發燒樹 (FEVER TREE) 與各種仙人掌並荒草滿地。發燒樹為非洲特有之一種樹，樹高約兩、三公尺，無樹葉，滿樹長滿針刺，呈黃褐色，可刺傷人，歐洲白人初到南非，染患瘧疾者甚多，身體發燒，疑為受發燒樹的針刺之故，還命名此樹為發燒樹。

非洲野生動物多，是人人皆知的，尤其是受電影電視之宣傳，但筆者乘用動物保護區內之車輛，在區內四處亂跑近一小時後，所見動物並不多，僅在遠方發燒樹林中，有幾隻犀牛，羚羊、蛇鳥耳。且道路欠佳，黑人司機駕車亂行於發燒樹林中，既怕被發燒樹所刺傷，又有覆車之虞。據聞曾有國人教育觀光團，在區內車禍死傷數人云。余對野生動物保護區之行，大失所望，只落得滿身黃土，反不如到台北六福村看看好些。

四、普利托里亞 (PRETORIA)

南非共和國，共有三個首都，立法機關的國會，設在開普敦 (CAPE TOWN)，因此開普頓是立法首都。司法機關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布魯姆芳屯 (BLOEMFONTEIN)，因此稱為司法首都。而行政機構則設在普利托里亞，各國的外交使節，也都在此設使領館，故稱為行政首都。

普利托里亞位於約翰尼斯堡北北東方五十八公里，約四十多分鐘車程，即可到達。他是一個規劃設計得非常好的都市，街道相當整齊美觀，市區內有許多美麗的花草、紅綠樹成蔭的行人散步道，歐式的白色住宅，到處可見，是一個美麗寧靜的城市。其主要街道上，遍植佳卡蘭達樹 (JACARANDA)，每當十月至十一月，佳可蘭達樹開花時，整座城市仿佛蒙上淡紫色的輕紗，非常迷人可愛。

我國的大使館與南非觀光局均在此地，聯合行政大廈在一高坡上，從此可以瞭望普利托里亞市區的全景。建築設計，出自名建築師赫伯特·貝克爵士的手筆 (HERBERT BAKER)，現在是南非政府的行政中心所在，大廈之前，有美麗的庭園設

計，並建立有一任綠理布達將軍 (LOUIS BOTHA) 的塑像。

郊區有一座國家公墓，亦可說是紀念陣亡將士的無名英雄靈堂，建築莊嚴宏偉，大門兩旁有一戰士持槍塑像，和一戰士夫人帶男女兩兒童的塑像，表示白人先民開拓南非北部疆土時歷次作戰的男女、勇士，堂內地下有一巨墳，代表全體殉難人員。有一老人在堂內出售紀念品，余購買十餘張明信片，他說：「阿利戈豆」，我稱是中國人。他馬上說：「謝謝」，發音非常正確，並稱過去遊客日本人多，現在中國人多等語。

普列米爾鑽石礦場。鑽石廠在普托利亞首都郊外數十公里處，仍在正式開採中。據稱早年有人無意中檢到一塊閃爍發光的小石頭，只覺得新奇，並不知道是什麼？就把他廉價賣給一名商人，最後售給哈思頓博士之手 (ASASTON)，才知道是一顆鑽石，當時的價值是五百英磅，此為一八六七年的事 (清同治六年)。

由於鑽石的發現、立刻使南非荒涼的牧場農莊，成了擠滿了礦工的鑽石王國。南非鑽石礦場很多、普列米爾是其中之一，規模相當大，先參觀了最早發現的地上礦窟，呈土黃色，據稱為千萬年前火山口遺跡。目前已開到七百公尺深地下坑道中，因工作日夜進行，無法下坑道參觀。開出之礦石為黃色石塊，經機器大力磨成粉末、鑽石硬度極高，不受影響，經篩檢可得鑽石。但此稱「毛鑽」，仍需打磨與切割，方成光亮精美飾品云。此礦於一九〇三年開工，至今已八十五年之久，根據地質學家估計：礦源共有八百公尺深，仍可繼續開採二十餘年。余因好奇，在地上拾取一小黃石塊作紀念。廠中導遊人員稱：「任何人不准攜帶石塊出廠門，因石塊中，均可能有鑽石云。」當即仍 之地上。鑽石切割是一種很大的技術，世界上切割技術最高的工廠，在荷蘭國。南非「毛鑽」，都是運往歐洲荷蘭工廠加工，已有上百餘年歷史，因南非最先為荷蘭殖民地之故。

會心集

養 家

彼得是很有羅漫蒂克也知進取的年輕人，由於老式學校的教育，他鼓足勇氣地向女孩的父親請求准許他向她求婚。

女孩的父親說：「所以這就是說你要娶她了？你認為你的收入足夠養個家庭了嗎？」

「我想，」年青人說：「我剛得到一個蠻好的工作，我想我養得起的，..... 嗯，能告訴我你們家裡有多少人嗎？」

秋風海上學新詩

■ 張學繼 (註一)

(一) 前言

這是一個殘秋的夜晚，我乘著史德登 (Staten Island) 渡船，獨自的穿越過費瑞桑那海峽 (Verrazano Narrows) 本來我是想入睡的，但是當我讀到王爾德的「安魂曲」時 (友聲第 331 期) 還沒有閉目，「童年的夢」就像海浪似的湧上頭了。因為我年幼的時候，很喜歡看王爾德的童話。

「新體詩的意境是多麼的飄逸，詞句是多麼瀟灑，不像舊體詩那麼呆板，那麼拘束！」我心中正在想的時候，偶然一抬頭，就看見了「自由神像」。

我那時真希望我能夠從古老的舊體詩中被「解放」出來，重新獲得我在兒童時代那種「自由」，那種「活潑」，忽然靈感一動，想試寫一首新體的「安眠曲」寄給「自由女神」，寫了幾句之後，我忽然想到「她」是不能「安眠」的，如果她睡了，自由火棒，不是要掉落下來了嗎？因為「神光」是不滅的 (註二)，於是東改西湊，寫了一首「寄江楓」的小詩，不但詩的意境，是抄襲我的老本家張繼的，就是詩體也是不舊不新，像一雙纏了幾十年的小腳，剛剛才「解放」似的。要跟著時代走、求進步，是多麼的困難啊！